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丁山征西 第二十四回 飛鉞僧連傷二將 竇一虎揭榜求婚

不表番營討戰，再言軍士報入帥府：「啟元帥爺，城外番將討戰。」元帥說：「那位將軍出去會他？」「小將願往。」元帥抬頭一看，原來是龍鑲將軍王奎。元帥說：「將軍出去，須要小心。」三奎得令，出了帥府，上馬來到教場，點了三千鐵騎人馬，來到城邊，吩咐放炮開城。三聲炮響，開了城門，放下吊橋，衝到陣前。抬頭三看，見一員兇惡和尚，頭戴一頂毗盧帽，身披一件烈火袈裟，內穿熟銅甲，騎一匹金獅吼，手執混鐵禪杖，紙灰臉，兩邊擺齊三千羅漢兵。王奎大叫一聲：「狗禿驢，休來納命。伏叫蘇賊出來會我。」飛鉞和尚聽了大怒說：「狗蠻子，休得多言，放馬過來！王奎說：「少催坐騎。你敢是飛鉞和尚麼？」應道：「然也。既知我名，焉敢與俺對敵？俺不斬無名之將，通下名來。」王奎說：「你要問本將軍之名，洗耳恭聽，我乃大唐天子駕前龍鑲將軍，薛大元帥麾下王奎便是。」飛鉞和尚聽了，把馬一拍，掄起鐵禪杖，「招打罷！」劈頭打將下來。王奎把手中大刀往上只一擡，架在旁首；衝鋒過去，回轉馬來，把手中大刀還轉一刀。和尚也架在一邊。一來一往鷹轉翅，一衝一撞鳳翻身。刀來杖去叮噹響，杖去刀來迸火星。二人戰了有三十回合，和尚料不能勝，兜轉馬來就走。王奎那裡肯捨，把馬一拍，追上來了。和尚回頭一看，正中機謀。忙將禪杖放在判官頭上，懷中取出飛鉞祭起。王奎抬頭一看，見一道光亮劈面打來，嘎，叫一聲「不好，我命休矣！」躲閃不及，打得腦漿迸出，死於馬下。三千鐵騎上前來救，被羅漢兵殺得大敗，回進城中，折了一千五百人馬。緊閉城門，忙報進帥府：「啟元帥爺，不好了。王將軍出陣被和尚打死了。」仁貴聽了大怒，說：「這妖僧傷我一員大將。」傳令點陸成、王雲過來。「你們帶領三千人馬出城，與我將妖僧斬首。」點馬標帶領人馬去掠陣，「若二將得勝，即前去砍殺番妖人馬；倘有差錯，鳴金收軍。」馬標得令。那二將出了帥府，全身披掛，結束停當，上馬端兵器來到教場，點了人馬。來到城旁，吩咐放炮開城。三聲炮響，大開城門，放下吊橋，二將衝出。聽得戰鼓如雷，和尚抬頭看見來了二員大將，金盔金甲，各使長槍，向和尚便刺。那飛鉞和尚也不問姓名，把鐵禪杖擋住。二下大戰，竟擋得兩條長槍如長蛇一般，嗖嗖不住，不在前心，就在兩旁，和尚那裡擋得住，又將飛鉞打將過來，可憐兩員英雄，都喪在兩扇飛鉞之下。馬標看見魂飛魄散，鳴金收軍，緊閉城門，前來報與元帥知道。仁貴聽報大怒道：「這妖僧如此驍勇，一刻之間連傷我三員大將，不知用何兵器，這等利害？」馬標稟道：「啟元帥，他用飛鉞祭起空中，有萬道毫光，蔽人眼目。故此三將不曾提防，被他打死。」元帥又怒道：「馬標你既為掠陣官，見有飛鉞妖術，何不早說？報事不明，何為掠陣？左右將馬標綁出梟首。」「得令。」將馬標推出轅門，一刀斬首，進營回稟：「元帥，獻上首級。」「將頭號令。」元帥看看兩旁諸將，多懼怕飛鉞，不敢出頭。單有竇一虎上前說：「小將願往。」元帥說：「竇將軍，聞你仙傳地行之法，定能破得妖僧。與你令旗一面，步兵三千，作速出陣。」一虎得令，出了帥府。他不戴盔，不穿甲，頭上紮就太保紅巾，身穿繡雲黑戰袍，腳踏粉底烏靴，大紅褲子，拿了黃金棍，帶了三千步兵，開了城門，行至陣前。飛鉞和尚抬頭一看，見城中走出一隊步兵，不見主將，心中倒也稀罕，就被竇一虎腿上打了兩下，好不疼痛。往下一看，見一個矮子跳來跳去。和尚便將禪杖打下，他用棍子相迎。殺了幾合，和尚在馬上終是不便，倒被一虎往馬屁股上一棍，打得那馬亂跳，幾乎將和尚跌下馬來，忙打下飛鉞。一虎看見，想來利害，身子一扭不見了。和尚四下一看不見一虎，一虎在地下叫道：「妖僧不必看，我在地中了。」和尚想道：「唐朝有此異人，怪不得元帥大敗，怎能奪轉鎖陽城。」忙將兩手拿兩扇飛鉞，對地下說：「你這個矮子怕我，躲在地下，豈不要悶死了？少不得氣悶不過，還要鑽將出來。我把你活活打死，方雪此恨。」那一虎在地中聽了和尚這般言語，他在地中呼呼大笑說：「呵呵呵，你要將飛鉞打我，只怕還早哩。我會地中行走，不怕悶死。我今回營去也。」說罷，呼呼大笑，只聽得笑聲漸遠。和尚氣得滿面通紅。一虎行到城門首，鑽將出來，鳴金收軍，緊閉城門。一虎回進帥府。元帥一見說道：「竇將軍你回來了。方才出兵勝敗如何？」

一虎享道：「元帥，那和尚用的是兩扇飛鉞，果然利害。苦無仙傳地行之術，也要被他打死，做為肉醬了。」元帥聽了，心中暗想：「那妖僧用飛鉞如此利害，擋住在此，怎好進兵？」便開口說道：「竇將軍且退，待本帥思一妙計，必要擒他。」傳令城外高懸免戰牌。「得令。」

不表竇一虎退出，再言和尚看見城上掛了免戰牌，呼呼大笑回營，明日又來討戰，又見免戰牌還掛了。那和尚百般大罵，至晚而回。一連三日，俱是如此。那薛元帥聚齊諸將說：「和尚如此利害，諸將有何計可退番兵？」

尉遲青山上前說：「要破妖僧，必須釋放世子丁山。他有仙傳十件寶貝，王敖老祖弟子出陣可擒妖僧。」眾將齊聲說：「尉遲將軍之言不差，必須小將軍方可退得。」元帥說：「軍令已出，不可挽回，諸位將軍不必言他。」眾將無可奈何，各自回營。看看又過了三日，元帥無計可施，傳令掛榜營門，有人退得和尚，破得飛鉞，奏聞聖上，官封萬戶侯，錦袍一領，玉帶一圍，黃金千兩，決不食言。榜文一掛，那竇一虎曉得掛榜，心中得意：「此番小姐穩穩到手了。」來到帳前說：「元帥，小將有計能破飛鉞，要求元帥恩賞。」

元帥大喜說：「竇將軍你果有妙計，破得飛鉞，本帥賞你錦袍一領，玉帶一圍，還要請旨封官。」一虎笑道：「小將也不要請旨封官，也不想錦袍玉帶，只是有句話兒不好說。若元帥見允，小將便能破得飛鉞。」元帥道：「將軍，你俱不要，要本帥賞賜什麼？快快說來。」一虎帶笑說：「小將也是明王之孫，當今天子之表姪。曾見令愛小姐尚未許婚，元帥將小姐許配我，我有妙計能破飛鉞，然後進兵西征。未知元帥肯允否？」仁貴未聽此言猶可，一聽此言，心中大怒，想道：「夫人好沒見識，不該帶金蓮女兒一同到此。被矮子看見，倒來求親。開言說：「哇！你這蠢物。本帥虎女，焉肯配你犬子？也罷，你若破得飛鉞，本帥另眼相看。若說起親事，斷斷不能。」一虎道：「元帥既不肯將小姐許我，我焉能肯與元帥破飛鉞？」元帥大怒說：「蠢物如此無禮，軍校們綁出去，斬訖報來。」一虎道：「元帥不必發怒，小將自回棋盤山去了。」軍校正要來拿，見一虎身子一扭不見了。元帥見了，無可奈何，心中暗想：「目下正在用人之際，他若回去了，飛鉞又不能破，兵又不好進。也罷，不如騙他破了飛鉞，允不允由我。元帥開言對地下說道：「竇將軍，我不殺你，你且出來。只要你破得飛鉞，回朝之日，將小女與你成親便了。」一虎在地中聽得元帥相許，從地下鑽了出來說：「既蒙允諾，如今便稱岳父了。」仁貴心中敢怒不敢言，只得說：「但不知你有何妙計能破妖僧飛鉞？」一虎說：「元帥，待小將今晚三更時分，往番營盜收飛鉞，殺了妖僧。明日元帥就好進兵了。」「既是如此，命你今晚前去，依計而行便了。」